

中国现代经典文库

最后

一次的讲演

● 闻一多



最后一次 的讲演

闻一多 著

目 录

可怕的冷静

女神之时代精神	(3)
女神之地方色彩	(12)
文艺与爱国	(20)
诗的格律	(22)
艾青和田间	(30)
说舞	(32)
龙凤	(38)
宫体诗的自赎	(42)
败	(54)
真的屈原	(56)
人民的诗人——屈原	(58)
可怕的冷静	(61)
愈战愈强	(64)
画展	(67)
一个白日梦	(70)
兽·人·鬼	(73)

红荷之魂

红烛	(77)
李白之死	(80)
雪	(89)
黄昏	(90)

二月庐	(92)
回顾	(93)
初夏一夜的印象	(94)
红荷之魂	(96)
别后	(99)
孤雁	(101)
忆菊	(105)
秋色	(108)
秋之末日	(113)
稚松	(114)
烂果	(115)
色彩	(116)
红豆	(117)
死水	(123)
春光	(125)
黄昏	(126)
祈祷	(127)
荒村	(129)
天安门	(132)
闻一多先生的书桌	(134)
七子之歌	(136)
长城下之哀歌	(140)
爱国的心	(148)
南海之神	(149)
园内	(156)
青岛	(171)

最后一次的讲演

端节的历史教育·····	(175)
在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的讲演·····	(180)
关于儒·道·土匪·····	(182)
什么是儒家·····	(187)
五四运动的历史法则·····	(192)
五四断想·····	(197)
妇女解放问题·····	(199)
“一二·一”运动始末记·····	(200)
谨防汉奸合法化·····	(203)
战后文艺的道路·····	(205)
昆明的文艺青年与民主运动·····	(210)
人民的世纪·····	(212)
最后一次的讲演·····	(215)

时代的鼓动手

评本学年《诗刊》里的新诗·····	(221)
《冬夜》评论·····	(236)
律诗底研究·····	(272)
《烙印》序·····	(319)
《西南采风录》序·····	(323)
时代的鼓手	
——读田间的诗·····	(326)
《三盘鼓》序·····	(331)
文学的历史动向·····	(333)
论形体·····	(339)

匡斋谈艺.....	(341)
新诗台鸿字说.....	(344)

书简

家书(五十二封).....	(353)
---------------	-------

可怕的冷靜

女神之时代精神

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底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

(一)二十世纪是个动的世纪。这种的精神映射于《女神》中最为明显。《笔立山头展望》最是一个好例——

大都会底脉搏呀！
生底鼓动呀！
打着在，吹着在，叫着在……
喷着在，飞着在 跳着在……
四面的天郊烟幕蒙笼了！
我的心脏呀，快要跳出口来了！
哦哦，山岳底波涛，瓦屋底波涛，
涌着在，涌着在，涌着在，涌着在呀！
万籁共鸣的 Symphony^①
自然与人生的婚礼呀！
……

恐怕没有别的东西比火车底飞跑同轮船的鼓进(阅《新生》与《笔立山头展望》)再能叫出郭君心里那种压不平的活动之欲罢?再看这一段供招——

今天天气甚好,火车在青翠的田畴中急行,好象个勇猛沈毅的少年向着希望弥满的前途努力备迈的一般。飞!飞!一切青翠的生命,灿烂的光波在我们眼前飞舞。飞!飞!飞!我的自己融化在这个磅礴雄浑的 rhythm 中去了!我同火车全体,大自然全体,完全合而为一了!我凭着车窗望着旋回飞舞着的自然,听着车轮鞑鞑的进行调,痛快!痛快!……

(《与宗白华书》《三叶集》一三八页)

这种动的本能是近代文明一切的事业之母,他是近代文明之细胞核。郭沫若底这种特质使他根本上异于我国往古之诗人。比之陶潜之——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一则极端之动,一则极端之静,静到——

心远地自偏,

隐遯遂成一个赘疣的手续了,——于是白居易可以高唱着一

大隐隐朝市,

苏轼也可以笑那“北山猿鹤漫移文”了。

(二)二十世纪是个反抗的世纪。“自由”底伸张给了我们一个对待权威的利器，因此革命流血成了现代文明底一个特色了。《女神》中这种精神更瞭如指掌。只看《匪徒颂》里的一些。——

一切……革命底匪徒们呀！

万岁！万岁！万岁！

那是何等激越的精神，直要骇得金脸的尊者在宝座上发抖了哦。《胜利的死》真是血与泪的结晶：拜伦，康沫尔^②底灵火又在我们的诗人底胸中烧着了！

你暗淡无光的月轮哟！我希望我们这阴莽莽的地球，
在这一刹那间，早早同你一样冰化，

啊！这又是何等的疾愤！何等的悲哀！何等的沉痛！——

汪洋的大海正在唱着悲壮的哀歌，
穹窿无际的青天已经哭红了他的脸面，
远远的西方，太阳沉没了！——

悲壮的死哟！金光灿烂的死哟！凯旋同等的死哟！
胜利的死哟！

兼爱无私的死神！我感谢你哟！你把我敬爱无疆的
马克司威尼^③早早救了！

自由的战士，马克司威尼，你表示出我们人类意志
底权威如此伟大！

我感谢你呀！赞美你呀！“自由”从此不死了！

夜幕闭了后的月轮哟！何等光明呀！……

(三)《女神》底诗人本是一位医学专家。《女神》里富有科学底成分也是无足怪的。况且真艺术与真科学本是携手进行的呢。然而这里又可以见出《女神》里的近代精神了。略微举几个例——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燃烧点相等的人。

——《序诗》

否，否。不然！是地球在自转，公转，

——《金字塔》

我是X光线底光，
我是全宇宙底 energy^④底总量！

——《天狗》

我想我的前身
原本是有用的栋梁，
我活埋在地底多年，
到今朝才得重见天光。

——《炉中煤》

你暗淡无光的月轮哟！……早早同你一样冰化！

——《胜利的死》

至于这些句子象——

我要把我的声带唱破！

——《梅花树下醉歌》

我的一枝枝的神经纤维在身中战栗。

——《夜步十里松原》

还有散见于集中的许多人体上的名词如脑筋、脊髓、血液、呼吸，……更完完全全的是一个西洋的 doctor^⑤底口吻了。上举各例还不过诗中所运用之科学知识，见于形式上的。至于那讴歌机械底地方更当发源于一种内在的科学精神。在我们的诗人底眼里，轮船的烟筒开着了黑色的牡丹是“近代文明底严母”，太阳是亚波罗坐的摩托车前的明灯；诗人底心同太阳是“一座公司底电灯”；云日更迭的掩映是同探海灯转着一样；火车的飞跑同于“勇猛沉毅的少年”之努力，在他眼里机械已不是一些无声的物具，是有意识有生机如同人神一样，机械底丑恶性已被忽略了；在幻想同感情魔术之下他已穿上美丽的衣裳了呢。

这种伎俩恐怕非一个以科学家兼诗人者不办。因为先要解透了科学，亲近了科学，跟他有了同情，然后才能驯服他于艺术底指挥之下

（四）科学底发达使交通底器械将全世界人类底相互关系捆得更紧了。因有史以来世界之大同的色彩没有象今日这样鲜明的，郭沫若底《晨安》便是这种 Cosmopolitanism^⑥底证据了。《匪徒颂》也有同样的原质，但不是那样明显。即如《女神》全集中所用的方言也就有四种了。他所称引的民族，有黄人，有白人，还有“有火一样的心肠”的黑奴。他所运用的地名散满于亚美欧非四大洲。原来这种在西洋文学里不算什么。但同我们的新文学比起来，才见得是个稀少的原质，同我们的旧文学比起来更不用

讲是破天荒了。啊！诗人不肯限于国界，却要做世界底一员了；
他遂喊道——

晨安！梳人灵魂的晨风呀！

晨风呀！你请把我的声音传到四方去罢！

——《晨安》

（五）物质文明底结果便是绝望与消极。然而人类底灵魂究竟没有死，在这绝望与消极之中又时时忘不了一种挣扎抖擞底动作。二十世纪是个悲哀与兴奋底世纪。二十世纪是黑暗的世界，但这黑暗是先导黎明的黑暗。二十世纪是死的世界，但这死是预言更生的死。这样便是二十世纪，尤其是二十世纪底中国。

流不尽的眼泪，
洗不净的污浊，
浇不熄的情炎，
荡不去的羞辱。

——《凤凰涅槃》

不是这位诗人独有的，乃是有生之伦，尤其是青年们所共有的。但别处的青年虽一样地富有眼泪、污浊，情炎，羞辱，恐怕他们自己觉得并不十分真切。只有现在的中国青年——“五四”后之中国青年，他们的烦恼悲哀真象火一样烧着，潮一样涌着，他们觉得这“冷酷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的宇宙真一秒钟也羁留不得了。他们厌这世界，也厌他们自己。于是急躁者归于自杀，忍耐者力图革新。革新者又觉得意志总敌不住冲动，则抖擞起来，又跌倒下去了。但是他们太溺爱生活了，爱他的甜处，也

爱他的辣处。他们决不肯脱逃，也不肯降服。他们的心里只塞满了叫不出的苦，喊不尽的哀。他们的心快塞破了，忽地一个人用海涛底音调，雷霆底声响替他们全盘唱出来了。这个人便是郭沫若，他所唱的就是《女神》。难怪个个中国青年读《女神》没有椎膺顿足同《湘累》里的屈原同声叫道——

哦，好悲切的歌词！唱得我也流起泪来了。

流罢！流罢！我生命底泉水呀！你一流出来，

好象把我全身底烈火都浇息了的一样。

……你这不可思议的内在的灵泉，你又把我

复活转来了！

啊！现代的青年是血与泪的青年，忏悔与兴奋的青年。《女神》是血与泪的诗，忏悔与兴奋的诗。田汉君在给《女神》之作者的信讲得对：“与其说你有诗才，无宁说你有诗魂，因为你的诗首首都是你的血，你的泪，你的自叙传，你的忏悔录啊！”但是丹穴山上的香木不只焚毁了诗人底旧形体，并连现时一切的青年底形骸都毁掉了。凤凰底涅槃是一切青年底涅槃。凤凰不是唱道？——

我们更生了。

我们更生了。

一切的一，更生了。

一的一切，更生了。

我们便是“他”，他们便是我。

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
我便是你。
你便是我。

奇怪得很，北〔新〕社编的《新诗年选》偏取了《死的引诱》作《女神》的代表之一。他们非但不懂读诗，并且不会观人。《女神》底作者岂是那样软弱的消极者吗？

你去！去在我可爱的青年的兄弟姊妹胸中；
把他们的心弦拨动，
把他们的智光点燃罢！

——《序诗》

假若《女神》里尽是《死的引诱》一类的东西，恐怕兄弟姊妹底心弦都被他割断，智光都被他扑灭了呢！

原来蹈恶犯罪是人之常情。人不怕有罪恶，只怕有罪恶而甘于罪恶，那便终古沉沦于死亡之渊里了。人类的价值在能忏悔，能革新。世界底文化也不过由这一点发生的。忏悔是美德中最美的，他是一切的光明底源头。他是尺蠖的灵魂渴求展伸的表象。

唉，泥上的脚印！
你好象是我灵魂儿的象征！
你自陷了泥涂，
你自会受人蹂躏。
唉，我的灵魂！
你快登上山顶！

所以在这里我们的诗人不独喊出了人人心中底热情来，而且喊出人人心中最神圣的一种热情呢！

（原载“创造周报”第四号，一九二三年六月三日）

① Symphony——交响乐。

② 康沫尔(Thomas Campbell 一七七七一—一八四四)——苏格兰诗人。

③ 马克司威尼——爱尔兰独立军领袖，新芬党员，为英政府逮捕并幽囚于剥里克士通监狱。耻食英粟，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五日饿死狱中。

④ energy——能力。

⑤ doctor——医生。

⑥ Cosmopolitanism——世界大同。